

世界文化精华分类大辞典

(上)

特邀顾问：季羨林 张岱年 周一良 林耀华

主 编：史仲文 胡晓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世界文化精华分类大辞典》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特邀顾问: 季羨林 张岱年 周一良 林耀华
主 编: 史仲文 胡晓林
主 审: 吴绪彬
总 编 辑: 王书良
编 委: 丁 芸 王文治 王蔚玉 刘士文 刘金鉴 李忠田
何长华 张庆晋 庞 毅 武金铭 岳 斌 孟祥玉
孟繁义 章 良 颜吾芑 颜品忠

编 录 人:

岳 斌	刘建强	翟 华	王 强	庞 毅	王蔚玉	曹桂秋	杨燕玲
唐正才	刘金鉴	陈留海	孟宪春	蒋 力	郭飞平	孟祥玉	张 英
徐东煜	罗葆春	舒小峰	王毅虹	李 越	宋兆芳	刘 卓	张天蔚
朱彤芳	高国欣	张崇婉	景 天	苏向杰	宋冬英	李 伟	邢亚萍
翟 军	黎家勇	王福建	许 兵	金 青	颜吾芑	麦桂演	李海林
程 钢	郭晓雅	李万山	史俊丽	翟 民	杨 伟	汤印萍	张晓彤
常法宽	颜品忠	杨 眉	冯中越	刘 岩	任路平	路日亮	赵秀池
陈 骥	高国范	谭乃立	邸建新	张凤林	郑际曜	何长华	张 莹
莫 茜	薛晓建	张松山	丁世英	王燎原	曲 杰	宫玉振	潘伯洲
张庆晋	李 涛	张 升	冀道明	孙京敏	王文治	潘艺霞	戚明钧
刘树林	丁 芸	蔡立新	马世义	张世祥	孟 杰	袁世坤	欧阳武安
张国藩	武金铭	王本兴	于 力	江 松	郭景斌	刘士文	孙建梅
王 涛	孟繁义	邢玉泉	纪士林	陈志杰	王 曼	朱迎红	史 建
王宪红	孙 航	关瑞鸿	毅宗平	张赛珠	马晴燕	兰颖文	高俊岭
焦 令	翟 霞	陈国志	刘洁荣	吴庆玲	毕 游	许行义	刘 杰
徐育民	史月光	林世良	刘泽君	关 梅	张春平	薛文潏	康树英
张庆伍	孙建华						

编 选 说 明

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内容丰富、检索方便、实用性强，并能总揽世界文化的大型资料工具书，我们百余名同仁查阅了上千卷中外学术理论著作和文化典籍，编选了这部分类辞典。

本书从人类历史上著名的 400 多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等浩繁的作品中撷英采华，选取其有代表性的言论和观点，并以广大读者感兴趣的 100 个问题分类收编，以使读者便于了解、区分和比较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人物、不同思潮、不同派别对同一问题相同或相异的见解，总揽世界文化，予以宏观把握，同时亦便于检索。

由于编选时间和资料所限，书中不乏遗憾之处，一些内容的分类也可能不尽准确，祈望读者见谅，并多多指教。在编选过程中，还参考了许多学者的成果和选用了大量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编委会

1992 年 5 月 4 日

目 录

1.论文明	(1)
2.论民主	(33)
3.论法制	(60)
4.论科学	(125)
5.论国家	(196)
6.论战争	(266)
7.论风俗	(320)
8.论教育	(337)
9.论经济	(369)
10.论未来	(425)
11.论信仰	(433)
12.论理想	(468)
13.论价值	(477)
14.论因果	(491)
15.论宗教	(505)
16.论权威	(563)
17.论禁忌	(574)
18.论灵魂	(582)
19.论迷信	(605)
20.论崇拜	(624)
21.论自然	(636)
22.论时间	(676)
23.论空间	(694)
24.论运动	(707)
25.论生命	(718)
26.论宇宙	(745)
27.论环境	(774)
28.论生态	(782)

29.论进化	(787)
30.论山水	(795)
31.论人生	(800)
32.论命运	(858)
33.论幸福	(878)
34.论痛苦	(904)
35.论修养	(916)
36.论错误	(942)
37.论心灵	(952)
38.论尊严	(965)
39.论欲望	(971)

1. 论 文 明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中国〕《周易》系辞下传

幼子常视勿疵，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侧。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负剑辟诏之，则掩口而对。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立正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

从长者而上丘陵，则必乡（向）长者所视，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将适舍，求毋固，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视瞻毋回。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毋践屦，毋踏席，扱衣，趋隅。必慎唯诺。

大夫士出入君门，由右，不践阙。

〔中国〕《礼记》曲礼上

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度，然后出迎客。

客固辞，主人肃客而入。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主人与客让登，主人先登，客从之。拾级聚足，连步以上。上于东阶，则先右足；上于西阶，则先左足。

〔中国〕《礼记》曲礼上

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并坐不横。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中国〕《礼记》曲礼上

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

〔中国〕《礼记》曲礼上

凡为长者之礼，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坐有及长者，以箕自乡（向）而报之。奉席如桥横，请席何乡（向），请衽何趾，席南乡（向）北乡（向），以西方为上。东乡（向）西乡（向），以南方为上。

〔中国〕《礼记》曲礼上

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席，乃坐。主人不问，客不先举。将即席，容毋炸两手扱衣去齐尺。衣毋拔，足毋蹶。

〔中国〕《礼记》曲礼上

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坐必安，执尔颜。长者不及毋僇言。正尔容，听必恭，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见同等不起。烛至起，食至起，上客起。主不见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

〔中国〕《礼记》曲礼上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视日蚤莫（早暮），侍坐者请出矣。侍坐于君子，君子问更端，则起而对。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间愿有复也。则左右屏而待。

〔中国〕《礼记》曲礼上

男女不杂坐，不同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内，内言不出于外。女子许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日月以告君，齐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寡妇之子非有见焉弗与为友。

〔中国〕《礼记》曲礼上

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

〔中国〕《礼记》曲礼上

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适子孤，临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孙某、侯某。死曰薨，复曰某甫复矣。既葬，见天子曰类见。言谥曰类。诸侯使人使于诸侯，使者自称曰寡君之老。

〔中国〕《礼记》曲礼下

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其摈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自称于诸侯曰天子之老，于外曰公，于其国曰君。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子内自称曰不谷，于外自称曰王老。庶方不侯入天

子之国曰某人，于外曰子，自称曰孤。

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

〔中国〕《礼记》曲礼下

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于地曰会。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牲曰盟。

〔中国〕《礼记》曲礼下

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

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妾。

夫人自称于天子曰老妇，自称于诸侯曰寡小君，自称于其君曰小童。

自世妇以下自称曰婢子。

子于父母则自名也。

〔中国〕《礼记》曲礼下

列国之大夫人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某，于外曰子，于其国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称曰某。

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君子不亲恶，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

〔中国〕《礼记》曲礼下

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阴疾，不以山川。

男女异长。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笄而字。

〔中国〕《礼记》曲礼上

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举于爵，少者不敢饮。长者赐，少者不敢辞。

〔中国〕《礼记》曲礼上

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君言至，则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归，则必拜送于门外。

若使人于君所，则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则必下堂而受命。

〔中国〕《礼记》曲礼上

大夫士见于国君，国君劳之，则还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则还辟，不敢答拜。

士大夫相见，虽贵贱不敌，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

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

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士见于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

君于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则答拜之。

大夫于其臣，虽贱必答拜之。

男女相答拜也。

〔中国〕《礼记》曲礼下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飧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者如之。九十使人受。

五十异，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膳饮从于游可也。

〔中国〕《礼记》王制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

〔中国〕《礼记》王制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昂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

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表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

〔中国〕《礼记》王制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

〔中国〕《礼记》王制

聋、跛、跛、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中国〕《礼记》王制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中国〕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至誉无誉。是故不欲如玉，珞珞如石。

〔中国〕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九章

晏子之晋，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负弋，息于涂侧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子何为者也？”对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为至此？”曰：“吾为人臣，仆于中牟，见使将归。”晏子曰：“何为为仆？”对曰：“不免冻饿之切吾身，是以为仆也。”晏子曰：“为仆几何？”对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赎乎？”对曰：“可。”遂解

左骖以赠之，因载而与之俱归。至舍，不辞而入，越石父怒而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吾未尝得交夫子也，子为仆三年，吾今日睹而赎之，吾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绝我之暴也。”越石父对曰：“臣闻之，士者诎乎不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轻人之身，不为彼功诎身之理。吾三年为人臣仆，而莫吾知也。今子赎我，吾以子为知我矣；响者子乘，不我辞也，吾以子为忘；今又不辞而入，是与臣我者同矣。我犹且为臣，请鬻于世。”晏子出，见之曰：“响者见客之容，而今也见客之意。婴闻之，省行者不引其过，察实者不讥其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婴诚革之。”令粪洒改席，尊醢而礼之。越石父曰：“吾闻之，至恭不修途，尊不受捩。夫子礼之，仆不敢当也。”晏子遂以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晏子有功，免于厄，而反诎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

〔中国〕：《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晏子之晋睹齐累越石父解左骖赎之与归第二十四

晏子使鲁，仲尼命门弟子往观。子贡反，报曰：“孰谓晏子习于礼乎？夫礼曰：‘登阶不历，堂上不趋，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谓晏子习于礼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鲁君，退见仲尼，仲尼曰：“夫礼，登阶不历，堂上不趋，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婴闻两楹之间，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来速，是以登阶历堂上趋以及位也。君授玉，故跪以下之。且吾闻之，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宾客之礼，不计之义，维晏子为能行之。

〔中国〕：《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晏公使鲁有事已仲尼以为知礼第二十一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中国〕《论语》八佾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中国〕《论语》八佾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中国〕《论语》里仁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中国〕《论语》述而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中国〕《论语》先进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中国〕《论语》颜渊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中国〕《论语》颜渊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中国〕《论语》颜渊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中国〕《论语》颜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中国〕《论语》子路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中国〕《论语》子路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中国〕《论语》子路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中国〕《论语》宪问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中国〕《论语》宪问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能也。”

〔中国〕《论语》学而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中国〕《论语》八佾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中国〕《论语》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中国〕《论语》颜渊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

而丧邦乎?”

〔中国〕《论语》子路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未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中国〕《论语》子路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中国〕《论语》卫灵公

至乎苦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

〔中国〕墨翟：《墨子》尚同中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

〔中国〕墨翟：《墨子》节用下

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以事者也；财以成者，挾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

〔中国〕墨翟：《墨子》节葬下

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志。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遍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遍行之，宁有质而无文。

〔中国〕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第二

《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

〔中国〕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第二

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

〔中国〕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第三

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请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

〔中国〕董仲舒：《春秋繁露》盟会要第十

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钩之在前，赤鸟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夫能通古今，别然不然，乃能服此也。盖玄武者，貌之最严有威

者也，其象在右，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圣人之所以超然，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中国〕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象第十四

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

〔中国〕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

凡百乱之源，皆由嫌疑纤微，以渐寝稍长至于大。圣人章其疑者，别其微者，绝其纤者，不得嫌以早妨之。圣人之道，众堤防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民不敢争，所以一之也。《书》曰：“舆服有庸，谁敢弗让，敢不敬应。”此之谓也。

〔中国〕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第二十七

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之文章者，非以为益饥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尊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意矣。一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诸侯不以燕，大夫衣缘，士不以燕。士不以燕，庶人衣缊，此其大略也。

〔中国〕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第二十七

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财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以德多为象，万物以广博众多，历年久者为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继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

〔中国〕董仲舒：《春秋繁露》奉本第三十四

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曝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于路。而无仇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鸢鸟不妄搏。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诸北僂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

〔中国〕《淮南子》览冥训

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推而无故。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发动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悦而吸情。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

〔中国〕《淮南子》本经训

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而人澹矣。食

鄙忿争不得生焉。

〔中国〕《淮南子》本经训

古者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不馀。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

〔中国〕《淮南子》本经训

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龙蹯，帝王表其尊极。兼复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此则其恶可以诫也，其善可以劝后者也。且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故齐府肇建，诵魏都以立官；代国初迁，写吴京而树阙。故知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

〔中国〕刘知几：《史通》卷三书志

夫观乎人文，以化厉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及宣，喜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治，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中国〕刘知几：《史通》卷五载文

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

〔中国〕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故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远利而尚廉。

〔中国〕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

〔中国〕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五·推委臣下论》

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

〔中国〕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五·推委臣下论》

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惟圣人质文相救，变而无穷。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则有来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则为君子之忧，风俗其坏则为来者之资。

〔中国〕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时相议制举书》

士弊于俗久矣，圣上闻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校学。而臣某实董《周官》。

〔中国〕王安石：《周礼义序》

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先后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崇之，庚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犹如四时之运，阴阳积而成寒暑，非一日也。

〔中国〕王安石：《周礼义序》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地，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

〔中国〕王安石：《周礼义序》

然窃观圣上致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信，有冯有翼，乎乡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亡以为庶几焉。故道味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谨列其书为二十有二卷，凡十余万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颁焉。谨序。

〔中国〕王安石：《周礼义序》

诗三百十一篇，其义具存，其辞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训其辞，又命臣某等训其义。书成，以太学，布之于下，又使臣某为之序。谨拜手稽首言曰：《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不宜哉？

〔中国〕王安石：《诗义序》

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纯茂，则神罔时恫。外行恂达，则四方以无侮。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则颂之所形容，盖有不足道也。微言奥义，既自得之，又命承学之臣，训释厥遗，乐与天下共之。顾臣等所闻，如燬火焉，岂足以庚日月之余光？姑承明制，代僭而已。

〔中国〕王安石：《诗义序》

传曰：“美成在久。”故“朴”之作人，以寿考为言，盖将有来者焉，追琢其章，纘圣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几及见之！谨序。

〔中国〕王安石：《诗义序》

惟“虞”、“夏”、“商”、“周”之遗文，更秦而几亡，遭汉而仅存。赖学士大夫诵说，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纵皇帝大知，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训其义，兼明天下后世，而臣父子以区区所闻，承乏与荣焉。

〔中国〕王安石：《书义序》

古之治足以为经，不待经以为治，后世待经以为治，而治未能出于经。其事宏大广远，非一人之故，一日之力，而儒者欲以一二而言之，此其所以漫然而莫得其纪者也。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于器

数,其通变在于事物,其纪纲、伦类、律度、曲折莫不有义,在于宗庙、朝廷、州闾、乡井之间;其教民周旋、升降、会通、应感之节而诵说其所然之意,使之自得于心而有余于身,以行之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在于学官。其波顺风靡,而天之人无不根于性命,闲于道德而习于死生之变。其治之成若此。至其承弊改法,圣人继出,损益文质,先后迭施,治有异而不相废,道有同而不相袭。故其言语文字,或始之以陈其义,或终之以纪其成,言与事迁,书与世易,盖其皆可以为经,而当时之天下不待是以治也。

周室既衰,圣王不作,制治之器丧失而不存,或其器仅存而其数废阙不明,民之耳目无所闻见,心无所止,而其上下习为鄙诈戾虐之行,风俗日以弊恶,而相趋于乱。孔子哀先王之道将遂湮没而不可考而自伤其莫能救也,亦其圣贤忧世之勤劳而验其成败因革之故,知其言语文字之存者犹足以训于天下也,于是定为《易》、《诗》、《书》、《春秋》之文,推明礼、乐之器数而黜其所不合,又为之论述其大意,使其徒相与共守之,以遗后之人。然犹曰:“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盖经者所以载治,而非所以为治也。其后卒以大乱,战国吞灭,秦、汉崛起,天下荡然不复尧、舜、三代之旧。其欲学者无所据依,于是始皆求之于书,而孔子之经遂行于天下。故仪封人曰:“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而孔子亦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呜呼!岂非天哉!自是以来,句断章解,补苴坏烂,历世数十而不能相一。盖至于今百有余年之间,豪杰之士相因而起,始能推明此说,务合尧、舜、三代之旧,以无失于孔氏之遗意。盖自伏羲至于孔子而道始存于经。自孔子至于今而经始明,有能施之于治,殆庶几乎!会之以心,验之以物,其行之以诚,其财之以义,其聚为仁,其散为礼,本末并举,幽显一致,卓乎其不可易也。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虽然,将即是经以求其制度器数之等而尽复尧、舜、三代,则将节文而自为之欤?则内顾自疑而不敢为,虽为之,无所衷折中而民不从矣。然则姑守其所闻,以为如是而足以治欤?则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实违,是又不可也。徘徊彷徨,久而不得定欤?则好为异论以败经者遂将出于其则矣,是又不可以不惧也。噫!世无圣人,而天下之所恃以为治者,是经之空言而已。以其未能出于经也,是以治乱之效无异于前世,其难齐之俗,致变之由,或反甚焉。夫拟天地之变化,观治道之离合,如此其大也,及是经之明如此其难也,世之君子可以即其故而深思矣。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易》非道也,所以用是道也。圣人有以用天下之道而名之为《易》,《易》者,易也。夫物之推移,世之迁革,流行变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数也,圣人已见之矣。是故道以易天下而不待其自易,迎其端萌,察其逆顺而与之始终。自有天地生民以来,至于成周之衰,虽帝王异号,更易不一,而未尝有大变极乱如后世之酷者,圣人迭起而能以道以天下故也。呜呼!自秦、汉

而下者,何以祸乱之酷也!彼惟无圣人,不能以道易天下而听其自易,天地之数与人心之不肖适相寻于无穷,是以溃散而不可支。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故夫圣人推为仁义礼乐,制为生杀赏罚,作为宫室器用,第为尊卑名品,文字以通其心意,权度以一其偏私,举皆归之于《易》;文王、孔子立忧患之世,有以见天下之情而惧其不能知,则又重之以示其变,系之而存乎辞,而《易》之为书备矣。书之未备也,《易》存乎道,见道者足以为《易》。书之既备也,《易》存乎书,天下既有书而求之,书备而《易》始穷矣。测之以象数,别之以筮占,离支卦爻而杂之以事物之故,辩智几殫而不得其毫芒,于是阴阳、律历、曲学小数,时日下俚之说,与夫素隐行怪,窥测异端,恢诡不伦之士,埋伏于山林草野之间者,又皆自于《易》。故后世以《易》为幽远难通之书,其上下出入,鬼神恍惚,不可穷诘,而无以为用于天下。嗟夫!圣人非不知其卒之至于此,而独为之,岂其亦有所不得已者耶?夫循其本而至其末,由圣人之作《易》而至于天下之人能读《易》之书,则其卒能之如此亦何足怪也!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是故莫若反其本而论之。曰《卦》,曰《象》,曰《象》,曰“爻”,此其所以为《易》而天下后世之所共知者也,然至于求之而莫得其当。夫天、地、水、火、雷、风、山、泽,此八物者,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其始为造,其卒为化,而圣人不知其所由来者也。因其相摩相荡,鼓舞阖辟,设而两之,而义理生焉,故曰卦。是故有亨有否,可行可止,而人配之。后有圣人焉,推而明之。故夫者,所以推明其义理之所从生而全其为是卦之意者也;象者,所以言其得为是卦者也。而圣人君子,先王后帝,杂取而用之,以之修身,以之应物,而无所不合。因八物而两之,而后有义,义立而后有用。然而非有以独异于人也。故君子之用《易》,莫切于象。爻者,所以备一卦之事者也。有《卦》则有《易》,有《易》则有太极,太极立而始终具矣,因而两之而变生焉。故夫两者所以明变,而六者所以为两也。因是四者而求之,而圣人之道与《易》之书,未知其孰离也,然后其所以用是道者,可复见矣。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然则其所以为《易》者何也?夫孔子则既言之矣。“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又曰:“阖户谓之坤辟,辟户谓之乾;一阖辟一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呜呼!思过半矣。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何谓常心?父母之于子也,无不用其情,言不意索而传,事不逆虑而知,竭力而不为赐,有不以语其人者,必以告其子,此之谓常心。其于入也不然,以外之不常丧其所常矣。夫

天地之常而人得之，其物也，不后而将，不先而迎，喜怒哀乐称事之当然而不为过，见之者疑乎拙，其于应物也无穷。圣人得是心也，奉而行之，用其厚，去其薄，用其朴，去其巧，用其不知。庙堂之谋，其于野人，必忠告而求同焉，天地不能违，鬼神不能间，复合而为一，是故哀矜惻怛，但惠刑杀，以救其民而复于常。今夫外乎人之思虑而不出于其所测知者，其事文以深，其密谋以巧，伏于潜渊之下而动于九天之上，使人卒然莫得其所从，是亦其心之设也，谓之非常。故过生于非常，不详莫大焉。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盖自秦汉以来儒者争言唐、虞、三代之事，其功化流行而风俗纯美，天文地理之极夫不顺序。至于自言其一代之治，则何其浅陋鄙野而不足称述！爱其君者，往往诱使至焉，而其君亦皆耻，其不敢庶几于万一，盖将从之而不能及也。夫圣人之圣，其有以过绝于后世固若是之远者，何耶？昔者孔子序《书》，录上古之帝王，于其兴事造业，布政出令以经理天下之际，始于受禅，终于征伐，已略尽矣；今其存者，其谋智非有以出乎人也，其行事非有以矜于众也。以天为不可不敬，以民为不可不畏，以己为不可任，以谏为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心以处其中，如是而已矣。先事而忧，已事而思，天下皆安而圣人自危，其防患畏谨，有家人父母之所不能知；是故智者以为愚，勇者以为怯，辨者以为讷，圣人之常心独守而勿失，此其所以为大也。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穆王始丧其常心，周行天下，上昆仑，涉瑶水，以观天地之所极，车马不足以给其役，货不足以充其求。至于邈然衰耄，始为详刑之书，以命吕侯。盖其意悲哀焉。秦穆公过周袭郑，千里用兵以邀得国之功，怒其臣蹇叔，以为悖缪而无智。既而败师囚将，无只轮匹马之返，始复班其悔过之意，誓于群臣。夫二穆，皆好异者也，及其既老而悔过，复得其常心，而孔子犹有录焉，而况于能常而勿失者乎！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悲夫无惑乎后世之言，极于帝王之盛而终以不能至也！夫教不至者杀，养不足者剥，仁不熟者断。今也丧其常心，而君臣上下相饰以智，相斗以巧，愈出而愈奇，愈用而愈疑。盖自秦、汉、魏、晋、隋、唐之君，务为非常不测之智以愚其民，抗焉而为之上，方合而遽散，几得而复失，而欲以空言庶几于唐、虞、三代之治，是犹桀之远尧，北行而求其越者也，岂不悖哉！夫反常以合常，以其心求帝王之心，其易而无难也。然自愧其不能为，自恕其不得为，使天下之民欲被父母之化终不可得，而以为圣人不复起于后世者，亦惑矣。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夏、商远矣，书籍所记，存其大略，而其详不可得而言矣。详而可言莫如周，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夫周人之法，始于艰难而成于积累。及其天命既

集，极盛而太平，至其始衰而复兴，遂微而不振，与其后世尝更涂炭之民忧伤悲怨，思蒙其道而不可复得者，皆见于歌咏而极其形容。故夫学者于周之治，有以考见其次第，虽远而不能忘者，徒以其《诗》也。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诗》之兴尚矣。夏、商、以前，皆磨灭而不传，岂其所以为之者至周人而后能欤？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坚凝纷错，逃遁谲伏，无不释然而解，油然而遇者，由其理之不可乱也。是故古之古之圣贤，养天下以中，发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于无。芒昧，将形将生，阴阳晦明，风雨露霜，或始或卒，山川草木，形著慤长，高飞之翼，蛰居之虫，若夫四时之递至，声气之感触，华实荣耀，消溶枯槁，勤于思虑，接于耳目，无不言也；旁取广喻，有正有反，比次抑扬，反复申绎，大关于政化，下极于鄙俚，其言无不到也。当其抽词涵意，欲语而未出，发抒情性，言止而不穷，盖其精之至也。言语不通，嗜欲不齐，风俗不同，而世之先后亦大异矣；听其言也，不能违焉，此足以见其心之无不合也。然后均以律吕，陈之官师，金石震荡，节奏繁兴，羽旄于戚，弦匏箫管，被服袞裳，拜起揖逊，以祭以宴，而相与乐乎其中。于是神祇祖考相其幽，室家子孙协其明，福祿禄满，横畅旁浹，充塞宇宙，薰然粹然，不知其所以然。故后世言周之治为最详者，以其《诗》见之。然则非周人之能为《诗》，盖《诗》之道至于周而后备也。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夫王道始自盛而入衰，则天下之心始自亲而入怨。盖幽、厉以来，忽忘天下，无以整齐诸侯而一其民，其势如冰合之忽解，云附之忽散，刀锯斧钺，如林而起，同壤异制，而权术小数始出于政令之中矣。然犹深厚愤发，能自思其先君祖考之旧以宽其意，敢亡而不敢叛，敢怨而不敢怒。呜呼！仇者，亲之对也；逆者，顺之资也；苟未至于不可以悔而或可以收者，则皆眷然而不忍，慨然而有欲为者矣。然则于周人之治，不独以其极盛者而言之，盖其衰而犹若此也。至于削减溃坏，亡失其旧，而不复可考然后泯然而不作矣。然则《诗》亡而后《春秋》作；岂不信哉！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离骚》，《诗》之变也；赋，《诗》流也；异体杂出，与时转移，又下而为俳优里巷之词，然皆《诗》之类也。宽闲平易之时，必习而为怨怒无聊之言，庄诚恭敬之意，必变而为侮笑戏狎之情，此《诗》之失也。夫古之为《诗》也，求以治之；后之为《诗》也，求以乱之。然则岂惟以见周之详，又以知后世之不能为周之极盛而不可及也。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春秋》者，道之极也，圣人之终事也。天地之大义，在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宾主之交，其尤精者，上通于阴阳，旁达于无间。古之圣人，其必有以

合是而出者矣。其于治人也，止恶而进善，有不同焉。止之于心而不行之于事，人不见其自治之迹，而已不多其能自治之功，是虽圣人不能加也。有己则有私，有私则有欲，而既行之于事矣，然而知仁义礼乐之胜己也，折而从之，则圣人之治始劳矣；然而闻人之非己也，必以为惧，闻人之是己也必以为喜，是故因其所喜惧而治之，是又其次也。是己不喜，非己不惧。不喜者，自弃也；宜何以治之？然而察其情也，其必不为则慕夫赏，其必为不善则畏夫自弃也；不惧者，自暴也；宜何以治之？然而察其情也，其必不为善夫赏，其必为不善则畏夫罚，圣人治人，至是止矣。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呜呼！使其止于是而天下惟吾之所以治，则《春秋》何独为而书之？于此有人焉，不为无所喜惧而欲自为是非，不惟无所畏慕而欲自为赏罚，其视天下也，焉而期乎乱，而又不幸当王道之衰，是非不公而赏罚不行。圣人以为今不能治也，不若揭而示之于无穷。嗟夫！彼何人也，以一时之得而易其无穷之名？故夫《春秋》之所为作者，所以治夫仁义、礼乐、是非、赏罚之所以不能治者也。虽然，慕无穷之名而为善，畏无穷之名而不为恶，此犹天下之中人也。其所以卒而为莫或制者，岂其真无所畏而然耶？曰：逆理败道，不自列于人类者，皆其欲之流也。至于定，则未有不反其本矣。故崔杼能为弑君，而不能不杀其书己之史官；裴豹隶也，奋于平难，以求除其丹书之恶。凡天下之恶有未至于杼，天下之贱有未至于豹，仁义礼乐之所不能诱，是非赏罚之所不能革，尧、舜、三代之治虽不复行，而是书犹有所劝也。是故由孔氏以来，二千余载，《易》、《书》、《诗》之道未明也，其用于当世以为援据折衷者，《春秋》而已。故曰：春秋者，道之极而圣人之终事也。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呜呼！无仁义，礼乐，无是非，无赏罚，以区区之书禁天下之恶而归之于善，圣人之用法已严矣。而学者又以言求之，则人情之所不能堪，其弊必至于尽弃其书，而天下大乱而不可救，此则学为《春秋》者之过也。虽然，无责焉已耳。彼无圣人之心而用《春秋》之法，则责备者以为疵而明微者以为讪矣。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是故从其三而观之：一曰情，二曰势，三曰理。人之不为善，其必有自得于中者也。人之施己也不以道，而后己之报物也不可反。圣人独有察焉，是之谓情。迫于不可止，动于不能已，强有加于弱，小有屈于大，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是之谓势。夫其如是，则宜若无罪焉可也。虽然，舜能事瞽瞍，而天下不能为子，箕子能事纣，而天下不能为臣，汤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为国，是何耶？是未之思，是之谓理，察其情，因其势，断之于理，而《春秋》之义始可得而言矣。不以情不以势，其心不厌然而服我，则谁肯自愧于空言之理哉？呜呼！是道之极而圣人之终事也。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先王之治不见于后世，德薄功浅而俗化陋。儒者为之感愤太息，思有以易之，而未能自信于必行，则皆求之于经。于《易》，所以见其载道之用者也；于《书》，所以见帝王之处天下之心者也；于《诗》，所以见天下之处其君之心者也；而《春秋》，所以禁其为此而反之于道，以明其必不可违天下之大义而独任其私者也。夫苟为得道之用，而又知其君臣上下相与施报之心，以折之于是非与夺之际，是亦足以易后世之治而无疑矣；然而犹未能自信者，以其说之未具也。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盖《周礼》六卿之书，言周公之为周，其于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咸任，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补上世之未务而后世之为不可复者，其先后可见，其本末可言也。于是儒者莫不欣然自喜，以为可以必行而无疑矣。虽然，使先王之治所以必不行，而后世闻寡见之君，因遂以经为不可信者，其必自是书始矣。夫其说之未具也，是诚若不可行焉，吾如待其具而行之，何哉？工人之为器也，得规矩以通之天下之器，其可方可圆可觚可橢者，皆规矩之类也。故法存于心，巧形于物，器成而天下利，未有尽待其法而尽用其巧者也。有贱工焉，执三代之器用于今之材，闭户而摹之，出户而示诸人，人不能识也，则强之而莫之售，是其材非不美也。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今夫《周礼》之书，尝一用之矣，非惟不足以治而乃至于乱。孔子之于经也，微见先王之意而不尽其所以为之说，其告门人弟子与其当时之人所以问之政事者详矣，若曰修身以应变，酌古以御今，然后其继周者百世可知也，奈何取其说之具者而徒加以后世哉？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且又有甚不可者非特此也。古之治天下，必辨其内外大小之序，而后施其繁减详略之宜。三代之时，自汉淮以南皆弃而不有，方天下为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大小之国千余，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朝会贡赋，贤能之士入于王都，此其特大者也；而其生杀废置犹不能为小者，天子皆不预焉。而天子之自治，亦断然如一国，不能如秦、汉之数郡；又有贤圣而为之臣，皆久于其官而不去。其为地狭，为民寡，而治之者众。始之以勤，终之以无倦，行之以诚，故其米盐靡密无所不尽，而宫内之隐可以悉布之书而无愧。盖其自治者至，则诸侯之效上也捷，辅相之尊，通行四海而教率之。而天子又为之巡狩其国，以一道德，同风俗，而正其律度量衡。故观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言下观其化也。今也包夷貊之外以为域，破天下之诸侯以为州县，事虽毫发，一自上出，法严令具，不得摇手。而无圣贤之臣，其臣不能久于其官而遽去，而又有苟简诈伪之心焉。乃欲其米盐靡密无所不尽，只求合于《周礼》之书，而又易其大者，将以复井田封建之旧；其论所以高而难行，人情不安而至于乱也。夫因今之地，用今之民，以周公为之，其必有以处此矣。然则读是书者，深思而徐考之也。

〔中国〕叶适：《水心别集》进卷

计龙者，板升之委心宗国者也，尝叩抚中丞而告曰：“请与我诸经籍以教虏，令习章句，通文墨，不数年大弱矣。”呜呼！此言似兼讥讽。然其云文能弱虏，自晓世情者，真黠奴也！昔人谓虏令知书，即识兵略，通权变，大未然也。古夷虏之为患中国，皆自不知书者始也。元染华风，不百年而北矣。今之虏，不如冒顿五胡之虏者，犹无染华风之遗也。盖书之不能令人强、必矣。今即予之，固非孙吴左氏国策之属，然而孙吴左国，亦不能令人强也。朝鲜请书于宋，宋人靳不悉予，惧其识兵略，通权变也，而今乃最文，亦最弱。文盛则武衰，自然之势也。推此论之，奚独书乎？凡费日损功而可爱玩，令人心慕手追者，皆弱虏之具也，特恐虏中固不愿耳。

〔中国〕徐光启：《论说策议》服戎策

世下渐文，亦自然之势也。古称虏曰肉食，曰狩猎为业，此弓马之始也；今谷食之利渐广矣。生齿日众，其自六畜以外，山泽之产不给也。生人之初，谁不茹毛饮血者？久而不给于鲜，则谷食渐广，亦自然之势也。今虏之耕者卤莽甚，若令板升辈渐教之，必且深耕易耨，彼中多沃野，大饶矣。食于沃土之毛，必且永驻，久驻必且屋居，屋居必且为城郭，屋居城郭，不必为吾患矣。内倾则重迁，我知所攻，彼急在守，亦自然之势也。且彼既饶谷者，我易以金缯，可用实边，胜垂之马远矣。如是需之数十年，即有无流通，内外一家，犬羊臣妾，固可拱手而受共球哉！即大宁朔方，永界之可矣；我之利器长技，包以虎皮可矣。

〔中国〕徐光启：《论说策议》服戎策

板升者未易散也，而散之亦非计也。果之祝螟蛉曰：“类我类我”，今日之虏，惟军火器不宜予之耳，自此以外，凡可令类我者恣予之，皆大利也。

〔中国〕徐光启：《论说策议》服戎策

欲使民者，必先爱民，而后有以处之。

〔中国〕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十三回

出修出族，家修家族，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赦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税敛，则民富矣。卿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

〔中国〕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十六回

有道之君，以乐乐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

〔中国〕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回

日本与中国不同者有二件，第一件是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输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我中国人则反抱其素养的实力，以赴媚异种，故中国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第二件如日本衣、食、住的文明乃由中国输入者，我中国已改满制，则是我中国

的文明已失之日本了。后来又有种种的文明由西洋输入。是中国文明的开化虽先于日本，究竟无大裨益于我同胞。

〔中国〕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

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逝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

〔中国〕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

世界文明进步，无非以向少数人所独享者，普及于人人而已。

〔中国〕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在浦东中学演说词

文明者，利用厚生之普及于人人者也。数道如砥，夫人而行之；澆水使洁，夫人而饮之；广衢之灯，夫人而利其明；公园之音乐，夫人而聆其音；普及教育，平民大学，夫人而可以受之；藏书楼之书，其数巨万，夫人而可以读之；博物院之美术品，其值不貲，夫人而可以赏鉴之。夫是以谓之文明。

〔中国〕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华工学校讲义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

〔中国〕梁启超：《新民说》

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远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陋谷之民。

〔中国〕梁启超：《论教育当务宗旨》

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慎也。

〔中国〕梁启超：《新民说》

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

〔中国〕梁启超：《新民说》

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为之子孙也。

〔中国〕梁启超：《新民说》

中国文化，本最富于世界性，今后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荣卫，必将益扩其本能而增丰其内容，还以贡献于世界，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必在人类进

化史上占重要之职役。

〔中国〕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

文明云者，异于蒙昧未开化者之称也。LACIRILISATION，汉译为文明、开化、教化，有义。世界各国，无东西今古，但有教化之国，即不得谓之无文明。惟地阻时更，其质量逐至相越。古化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

〔中国〕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创造此文明之恩人方与军国主义之德意志人相战，其胜负尚未可逆睹。夫德意志之科学，虽为吾人所尊崇，仍属近代文明之产物，表示其特别之文明有功人类者，吾人未之知也；所可知者，其反对法兰西人所爱之平等、自由、博爱而已。文明若德意志、其人之理想，决非东洋诸国可比。其文豪大哲，社会党人，岂无一爱平等、自由、博爱，为世矜式者？特其多数人之心理，爱自由爱平等之心，为爱强国强种之心所排而去，不若法兰西人之嗜平等、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英俄之攻德意志，其用心非吾所知；若法兰西人，其执戈而为平等、博爱、自由战者，盖十人而八九也。即战而败，其创造文明之大恩，吾人亦不可因之记却。昔法败于德，德之大哲尼采曰：“吾德人勿胜而骄，彼法兰西人历世创造之天才，实视汝因袭之文明而战胜也。”吾人当三复斯言。

〔中国〕陈独秀：《法兰西人近世文明》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中国〕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

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

〔中国〕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是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中国〕鲁迅：《灯下漫笔》

自鲜卑拓跋部落侵入中国统治北部之后，即开始

施行汉化政策，如解散部落同于编户之类（见北史捌拾魏书捌参上外戚传贺讷传、北史玖捌魏书壹佰参高车传及魏书壹壹参官氏志等），其尤显著之例也。此汉化政策其子孙遵行不替，及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汉化程度更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则已达顶点，而逐渐腐化矣。然同时边塞六镇之鲜卑及胡化之汉族，则仍保留其本来之胡化，而不为洛都汉化的所浸染。故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的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尔朱部落乘机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阴之大屠杀，遂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的公开表示，亦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也。

〔中国〕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不过我们的向上还不够，努力还不够。八股废止至今不过三十年，八股的训练还存在大多数老而不死的人的心灵里，还间接直接的传授到我们的无数的青年人的脑筋里。今日还是一个大家做八股的中国，虽然题目换了。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板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路，更谈不到仁爱和平了。

所以我十分诚挚的对全国人说：我们今日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决不是这样浅薄的“与欧美文化接触”就可以脱胎换骨的。我们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那里面浮沉着的几个圣贤豪杰，其中当然有值得我们崇敬的人，但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替祖国消除罪孽，替子孙建立文明，这是我们人人人的责任。

〔中国〕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

文明是人类用头脑和双手造成的。只会劳心而不会劳力和只会劳力而不会劳心的人，都是没有希望的。何况爱用空嘴说白话的人，那是更不可救药了。

〔中国〕陶行知：《陶行知全集》莫轻看徒弟

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文明。

〔中国〕陶行知：《陶行知全集》对联

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

〔中国〕陶行知：《陶行知全集》平等与自由

从农业文明渡到工业文明，自然科学是惟一的桥梁。

〔中国〕陶行知：《陶行知全集》如何可以不做一个落伍者

逆境令人奋斗,生长历程中发生了困难才能触动思想,引起进步。人的脑袋就是这样长大的,文明也是这样进化的。

〔中国〕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

物质是精神之母,精神文明之高度的发展和平均的分配才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盘。

〔中国〕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至成仿吾的一封信

然如柏拉图理想国一书所主张,后代欧洲人虽绝未接受,但亦有其传统可寻。一曰重职业,二曰重商重军,富强二字,为立国之大本。此两者,岂不为西方之思想传统?

〔中国〕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史学

近代国人好言现代化,却似不好言传统。因现代化实指西化,而传统则仍陷在守旧中。惟西方人亦未尝不尊传统。

〔中国〕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史学

传统可以现代化,而现代化则终不能脱离传统。

〔中国〕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史学

西方人好争成功,但成功之后,即继之以失败。全部西洋史尽如此。中国人不争成功,但求不失败。争成功必裹聚群力,而被裹聚者丧其自由,故争自由乃为西方一大传统。

〔中国〕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史学

中国人求不失败,但家国天下不能无盛衰兴亡,乃先求个人之不失败。

〔中国〕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史学

可见一民族一社会,有其传统心情在,不知不觉,牢固而不可拔,深沉而不可见,而实为其文化之大本大源之所在。非发掘到此,非体悟到此,又何得轻言文化之改革。

〔中国〕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音乐

因此在西方发展为宗教的,在中国只发展成伦理。中国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义务观念,反更重于自由观念。在西方常以义务与权利相对立,在中国则常以义务与自由相融和。义务与自由之融和,在中国便是性(自由)与命(义务)之合一,也便是天人合一。

〔中国〕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

贫非罪,但是贫却是人的社会的病态。

〔中国〕梁实秋:《梁实秋怀人丛录》关于老舍

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使得社会人生机械化,人的生活被科学技术所支配,失掉了自由和个性,失掉了人生的情趣。所以嬉皮思想就是要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激起反抗,反抗一切传统礼法习俗,以求返回自然,恢复自我的存在。

〔中国〕梁实秋:《梁实秋散文第二集》

一切所谓“文明利器”,其价值都不存在于本身,而存在于对社会的影响。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它被操持在谁的手里;二,它被怎样地利用。就说马达。象美国,总算马达很不少的国度了,然而都会的大道上有大队的饥民奏着饥饿进行曲。这就因为所有的马达操持在资本家手里的缘故。假如那些马达也有饥民的份,饥民就不是饥民了。那时候,马达的价值岂止可以“救国”而已?又如飞机。苏联用飞机散播种子,扑灭害虫。这就扩大了人类战胜天然的能力,飞机的价值何等高贵。但是,飞机被用作轰炸机侦察机的时候,除了在军缩会议中斤斤计较的野心家以外,谁还承认它的价值呢?

〔中国〕叶圣陶:《叶圣陶散文》文明利器

听人家说劳动是人人要做的事,一切的生活资料,一切的文明文化,都从劳动产生出来的,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

〔中国〕叶圣陶:《叶圣陶散文》习惯成自然

无论何种文明,都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并且同一物质方面也有他的美丑,同一精神方面,也有他的长短,不能只用两个字“物质”或“精神”的招牌给他冠上完事。中国文明里,不但包括有少陵的诗,摩诘的画,同时也包括吐痰,裹足,醒鼻子,不洗浴等。我想这是中国文明与西欧中古文明共通之点。

〔中国〕林语堂:《翦拂集大荒集》机器与精神

我们须明白,今日中国,必有物质文明,然后才能讲到精神文明,然后才有余闲及财力来保存国粹。在一个盗贼猖獗灾黎遍野,舟行有海盗,旱行有山贼,跑入租界又有绑匪的国家,大家衣食财产尚不能保存,精神文明是无从顾到的。

〔中国〕林语堂:《翦拂集大荒集》机器与精神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因为中国人所谓之文明,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即一种文明,乃爱好原始状态之文明,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当然,这也不是一种万应药膏的文明,它非能永远保证无流血暴乱的时期,亦不能使战争、饥荒、水灾绝迹于尘寰。

林语堂:《吾国吾民》中国人民

在人类文明前进的长途中,大家只是各尽所能,竭力前进!或者也有些人,太热心了,不及顾到眼前的力量而想连跳几步的,难免要跌一交;但他这一跌是